

触动也是蛮大的。”

随着解放后的城市发展进程，这些乞讨式的卖艺逐渐被取缔，大多数人被送到街道工厂参与社会主义生产，旧上海的艺人慢慢变成了新上海的工人。“从前街头卖艺是不被列入正常劳动力范围的，因此也就没有社会地位可言。”

上海没有“天桥”这样的街头艺人栖居地，但城隍庙却也算得上曾是街头艺人的一个据点。“城隍庙的街头艺人，主要倒不是卖艺，而是通过卖艺来招徕生意——比如小热昏说唱是为了扩大梨膏糖的销路，其他还有卖宁波汤团、卖五香豆的，卖狗皮膏药的，都会采用说唱形式吸引顾客。说唱的内容上天入地无所不包，最近发生的时事也会‘融梗’进去，务求唱到热热闹闹。”沈嘉禄告诉记者，

“城隍庙里还有一个天津过来的西洋镜摊位，不大，只有2个平方米，摆了十多年，生意兴隆，到现在还在。过去看一次西洋镜才3分钱，现在你一坐下来就是30元，现在的摊主是天津金大牙的孙子。你可以去看，他一边摇西洋镜一边还会讲故事。气氛很热闹。这也是豫园商城与他签约让他进驻的原因。”

有什么样的国民， 就有什么样的街头艺人

到80后一代的记忆里，除了城隍庙偶尔可见的“复刻”版捏面人、画糖人、西洋镜之外，走街串巷卖艺乞讨的几乎已经消失了。唯一有印象的也许是“猢猻出把戏”，但似乎猢猻难得来一次，围观群众也并不热情。

但中国的街头艺人并非一直卑

右图：上海的街头艺人。



微，也曾有过自己的高光时刻——1904年，美国圣路易斯举办世博会的时候，中国带去参展的，除了丝绸玉器景德镇瓷器，还有街头艺人的演出：舞龙、吞火、变戏法。

再往前，打开张择端千年名卷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北宋都城汴京的街头艺人就开始了他们的表演——瓦舍勾栏里的是“说书人”，专门从事巡回演出的叫“赶趁人”，而在街头一站就能开始表演的叫“路岐人”。表演形式有多丰富？散乐、讲史、说经、影戏、队戏、鼓板、杂剧、覆射、杂艺、射弩……你现在能想到的，那会儿基本上也都有。

近代，随着城市的发展，文化多样性的需求，人们对街头艺人的热情似乎又回来了。

“我们逐渐意识到，在街头展示自己的才华，获取正当的利益，这既是街头艺人的尊严，也是城市文化多样性的需求。”沈嘉禄在国外见过许多街头艺人，“繁华的商业大道，男男女女都有，每个人看起来都是发自内心的开心——我曾经在西班牙见过一个乞讨的卖艺人，西装笔挺，头势清爽，像一个国王一样保持着尊严，围观群众或是欣赏或是同情，但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首先认真承认他的存在，发现他

的价值，用欣赏的眼光，而不是先想着去评头论足、讲他是非”。

在沈嘉禄看来，街头艺人的社会地位如何，最关键的，其实是看受众的文明程度。“街头艺人就像是国民素质的一面镜子，有什么样的国民，就有什么样的街头艺人。”他建议街头艺人采用“无现金”式收费演出，“比如二维码收款就很好，观众给多少钱别人也看不出，只和艺人本身发生互动，给一块两块也是鼓励——要是丢硬币的话，那丁零当啷的声音听起来就有点像侮辱人了”。

“其实街头艺人的工作是很辛苦的，风雨无阻不说，还要直接面对市场，面对形形色色的观众，得到的反馈不一定是友好的，压力还是很大的。再说街头艺人的表演形式也是很考验体力的，一天下来腰酸背痛，如果收入只有一两百块，那也是很难干得长的。如果真想街头演出蓬勃发展，除了放宽管理，还要给他们足够的尊严和足够的利益。”街头艺人持证上岗，或许就是一次有益的探索。

如果你也想在今后看到越来越多的街头艺人，请现在就给予他们尊重与欣赏——走过路过，停下你的脚步，轻拍你的双手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扫一扫二维码，一块两块也是爱，十块八块会再来。■